

第四十三回 施毒計決水破岩關 乞靈丹求仙尋古廟

話說寶珠備了一席，同紫雲對飲，紫雲道：「你今日真是慶賀筵席，多用一杯。」寶珠道：「許多時不同你樂，今日吃杯團圓酒，以補除日的屠蘇。」紫雲笑道：「我真被你拖死了。」寶珠笑道：「你可知道，虞美人都是隨營的。」紫雲道：「你不害羞。」寶珠低頭一笑。紫雲道：「記得去歲在家裡，我說你明年除夕，不知可在這屋子裡了，萬想不到今年到苗地來督兵。」寶珠笑道：「你的意思，不過說我要一一」

說到此處，自知失言，臉一紅就不說了。紫雲道：「我替你說罷，不過說你要嫁人家了，可是不是？」寶珠啐了一口，低聲說：「到時你也不免。」紫雲笑道：「我去幹什麼？」綠雲在旁侍立，接口道：「你是個姨太太，到處總不空的。」紫雲趕來打他，寶珠目視紫雲而笑，大家頑笑一回。

次日天明，諸將進營，補賀叩喜，大犒三軍。第三日拔寨起行，派了大將眾兵把守獅子口，並管水軍船只，自己領著大隊前進。行了一百餘里，已到錦江，白浪接天，滔滔大水，江面上片板全無，一個苗兵不見。寶珠暗想：「難道都逃回去了？一隻船沒有，總得過去。」帶領松勇、劉斌護衛諸將，四面巡視，看看路徑。

走到一處，對面有座大山，上邊竹子長滿，粗的一人抱不過來。寶珠大笑，用鞭梢虛指，對松勇道：「這不是過江的船隻麼？」松勇點頭會意，差三千步兵伐竹，結成竹筏，分兩路進兵。防他擊我半渡，暗想這種險地，紫雲走是不便的。吩咐仍用山轎送他們回船。紫雲始而不肯，寶珠力勸，紫雲只得叮嚀再三，灑淚而別。又想墨卿帶去，也無用處，他膽子太小，在這賊窟裡，萬有一個失誤，更對不住姐姐，不如著他守船，催趕軍需糧餉。即日領兵上了竹筏，搖旗放炮，蔽江而來。

到數十里江面，過了中流，就望見對岸旗幡招展，也有許多戰船停泊。苗兵見官軍結筏渡江，就開船來迎敵，寶珠傳令只顧前進。這些戰船，那裡當得起竹筏力大？一撞都翻掉了，刺斜裡又衝出一隊竹筏來，將戰船剪為兩段。靖海軍當先混戰，殺死溺水者不計其數，苗兵大敗，沒命奔進地戶關去了。寶珠收穫無數船只，擇了地勢安營，傳令明日攻關。

這地戶關在山根底下，同個地穴一般，深不可測，關就在地穴裡邊，關門離穴口尚有半里之遙，穴外高山矗天，猶如屏障。寶珠親自至洞口，看了一遍，口面倒不下有十餘丈寬，深不見底，裡邊黑洞洞的，細看有些亮光。回營納悶，無計可施，雖欲開兵，沒處下手，想了一想，全無計較。忽然天又陰了，大雨如注，軍士都在泥濘中，苦不堪言，一連三天，雨還不止。寶珠夜裡睡不成寐，聽見雨聲，點點滴滴，好似滴在心裡一般，又聽錦江中風濤聒耳，驀然觸起機來，想到一個計策。

次日天明，穿了雨衣，帶幾個親隨將士出帳上馬，沿江看了一回，見江水大漲，滾滾波濤，心中暗喜。進帳傳松勇吩咐決了各處水口，只說避雨，將營移在高阜處去，傳令靖海軍準備水器聽用。眾人不解其故，都說陸地相持，如何用著水軍器械？又不敢問，只得依他。寶珠見天陰久了，暫時必不得晴，多停幾天，候水漲足了，再用不遲。

一日晚間，松筠、木都統求見，寶珠傳進入帳，二人稟道：「我二人商議一策，可抵百萬雄兵。」寶珠笑道：「莫非決水灌關麼？」松筠道：「連日風雨交加，錦江暴漲，不可失此機會。」寶珠道：「誰叫你獻策？」木納庵道：「是末將等的愚見。」寶珠笑道：「英雄所見，大略相同，本帥安排已定，爾等不必聲張。」

又過三日，夜間風雨大作，如瓢潑盆傾。寶珠傳鼓聚將，支派一番，著水軍上船，自己穿了大紅披風，緊身服飾，上船督軍。二十四名都統，左右護定，喚松筠立在自己身後。就叫掘開水道，如萬馬奔騰，平地水深十丈。寶珠冒著大雨，親自擂鼓。松勇、劉斌各大將，領靖海軍在前開路，趁著幾丈高的水頭，直衝進口。再者水頭高過了關頭，此刻風雨更大，船上雖有燈火，都不甚明，黑暗之中，軍士亂撞。

寶珠傳下號令，著五千靖海軍一齊水下，所坐船只，放火焚燒。頃刻火光映天，亮如白晝，但見白茫茫一望無際，可憐二十萬苗兵，一個個隨波逐浪。邱廉本是海賊，識得水性，手下兵將，也還勉強支持，只苦了花元帥，皇姪撒麻同些苗兵。殿齊來得快，抱了一片大板，隨著浪頭飄到一個山峰下，爬上去，得了性命，隻身奔到天門關去了。撒麻同幾個將士，濕淋淋的立在一個小山上，見一片汪洋，無路可走，有幾個水軍，架著一隻小船，船頭上立一個裨將，在山前過去。撒麻的護衛指揮遠洪，飛身躍上船，殺了裨將，又將軍士打落水去，奪了船只，眾將扶皇姪撒麻上船。

行了兩箭之地，迎面木都統領著靖海軍，乘一號大戰船，直衝過來，趁勢一撞，船底朝天，靖海軍跳下水去，擒住捉了上船，一個沒有走脫，都捆起來，丟在艙板底下。寶珠領軍一直殺到天明，方才收兵。教人去開了各處水口，放水歸江。寶珠領眾拖泥帶水的進關，裡裡外外，死屍如山堆集，不知多少。

這一仗，二十萬苗兵不曾逃去一半，還有邱廉部下以及地戶關人民，真死得不計其數。寶珠這個毒計，卻害了無數的生靈，雖是劫數使然，也覺傷心慘目。寶珠就在關中駐紮，諸將上來報功。木納庵解撒麻同諸苗將進來，撒麻等跪在地下，不敢抬頭。寶珠一笑，問道：「從來說亂臣賊子，人人得而誅之，你們反幫扶邱廉，助紂為虐，如今天兵到此，尚不投降，還來抗拒，真是死有餘辜。」撒麻叩頭道：「元帥天恩，這是我皇伯主持，我等不得自主，還請元帥原情恕罪。」

寶珠沉吟一會道：「本帥放你回去，傳諭你家皇伯，教他早早投誠，將邱廉獻出，自然不干他事。倘執迷不悟，本帥天兵一下，殺得你家雞犬不留。」吩咐放綁，都逐出去。皇姪同眾人抱頭而去，奔到天門關，會合邱廉、花帥，商量退敵。

松勇對寶珠道：「撒麻是苗王的親姪，既被擒來，元帥為何放去？」寶珠笑道：「此等無用之徒，殺之無益，不如放他回國，傳播我等威德，以服其心。」眾人無不感歎。寶珠退回後帳，更換衣服，可憐連腳帶都濕透了，十分疼痛。他那裡吃過這種苦處？不覺長歎一聲，雙淚交下。

且說花帥、邱廉等陸續逃到天門關，大家聚會，膽顫心驚，相對大哭，只得又教撒麻到國中求救。苗王無奈，差了丞相那延洪，添兵來助。寶珠已督大隊，浩浩蕩蕩的殺來。行了一程，迎面有一道溪河阻路。水清見底，卻不甚寬，前軍停住，松勇、劉斌來報寶珠。有些軍士，見水清可愛，就坐在溪邊，也有濯足的，也有飲水的，頃刻腹漲如鼓，口吐鮮血，有的雙足糜爛，寸步難行。寶珠正來看溪，見了這般光景，無法可施，只得回營，吩咐紮寨，教軍士去尋個土人來細問，不可驚嚇了他。

去了幾個軍士，一刻工夫，領著三五個老者到來，叩見元帥。寶珠頗為優禮，請他們坐下，先舉手道：「本帥征蠻，驚憂你們，頗過意不去。」父老躬身答道：「元帥的軍士，約束嚴明，鄉村之地，雞犬無驚，我們鄉間人，都稱元帥為萬家生佛，將來生祠里長生祿位，供奉千秋。」寶珠大喜，謙了幾句，問道：「前面這道溪叫甚名字？」老者道：「叫做落花溪。」寶珠道：「溪名頗雅，為何水能毒人？」

老者道：「元帥不知，待小的等細稟。這裡溪水通著楓山，本來並無毒氣，二十年前來了一條怪蟒，為患一方，土人無法治他，就立了一個蟒神廟在楓山背後，覺得平靜了些。每天子午二時，蟒神必到溪洗浴汲水，我本地人，俱皆知的，不敢取水溪中。或有外方不知利害，中了這個毒氣，三天卻死。」

寶珠滿面嬌嗔，大怒道：「本帥兵權在手，殺人如麻，上至卿相，下及庶人，誰敢不敬？鬼神有靈，亦當畏我，是何妖神，敢傷本帥軍士？」就要傳令去毀蟒神廟，父老道：「元帥暫息虎威，小老等有個解救之法。此地楓山腳下天妃廟中，有位老神，仙術高妙，廣施符水濟人，但凡中毒的求他，無不立活。」寶珠道：「這位老神仙又是何人？」父老道：「是個道士，號為松鶴山人，也不知名姓，聽說修煉千年，望去不過七、八十歲，法力無邊，神通廣大。如今軍士既中毒氣，元帥何不枉駕去求他？」寶珠點頭。父老告退，寶珠厚賜眾人，親自送出營門，父老歡喜而去。

寶珠騎馬，帶領兩名書童，八名家將，二十四名都統，前遮後擁，緊緊相隨。松筠、松勇騎著頂馬，在前開路，直奔楓山而來。不過十餘里路，已到山前，果然有座天妃廟。家將飛馬先去通報，就有兩個中年道士出來跪下，家將叫免。寶珠下了馬，吩咐眾人在外伺候，只帶了松筠、松勇及兩名書童，慢慢步進山門，屋宇倒還宏敞，就是荒涼不堪。踱上大殿，見兩邊紅格子，東倒西歪，神龕供桌，都成了死灰色。

道士點齊香燭，寶珠跪下默禱道：「女弟子松氏寶珠，奉命征蠻，求聖駕陰空保佑，早定南方，弟子回都，奏明聖上，請旨加封。」叩了幾個頭起來。兩個道士要請他到鶴軒裡獻茶，寶珠不肯道：「聞得有位松鶴山人在此，本帥潔誠前來，願求一見。」道士稟道：「這是小道的二十三世師祖，在內靜養，元帥一定要見，待小道通稟一聲，再來奉請。」寶珠道：「甚好。」就先容道士進去。

一會出來說請，寶珠領松筠、松勇入內，走過一個小門，但見長松夾道，修竹成林，有幾間茅屋，裡邊走出一個老道士來，笑面相迎。寶珠看他衫不履，飄然有出世之姿，炯炯一雙三角眼，稀疏兩撇白髭須，滿面道氣，知道不是凡人，忙搶步上前見禮。老道士笑嘻嘻的道：「花史別來無恙，不知還識得山人否？」寶珠竟回答不來。讓了進去，分賓主而坐，松筠、松勇坐在下面。

老道士笑道：「花史今日方來，到令山人久待。」寶珠聽這個稱呼，有些刺心，暗想這老道士真知未來過去，「花史」二字，明知我是個女郎。又聽老道士口裡朗吟道：

「同是龍華會上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識？」

寶珠道了幾句仰慕的話。老道士道：「花史還記得本來面目麼？」寶珠認做譏諷，他臉一紅，低頭不語。道士大笑道：「少刻請花史後邊一看自知。」又對松筠、松勇道：「山人今日何幸，得兩位大貴人，可敬呀可敬！」寶珠就將溪水傷人求他救治的話說了。老道士笑道：「山人小術，只得濟渡個有緣的，既然花史前來，山人自當為力。」就在袖中取出個小葫蘆，遞與寶珠道：「任憑取用。」

寶珠謝了，拔開蓋子，撲鼻馨香，又蓋起，恐身上不潔淨，忙交與松勇收好。寶珠道：「蟒蛇為患，老先生何不除他，以救一方百姓？」老道士道：「此非花史所知也。這孽障修煉有年，神通頗大，山人福薄，恐為所傷，必須大根本大福氣人，方能有濟。山人所以專候花史者，意欲稍助一臂之勞，同除此患。此方百姓安然，豈不念花史的大德？但此時軍務匆忙，不暇及此，候花史奏凱回來，再為商議罷。」

老道士起身邀寶珠等隨喜，領進從殿，到了一處，門上有塊石頭，是「花神祠」三字。老道士引眾入內，三間小殿，塑著十二月花神，明眸皓齒，翠羽明，非常美麗。寶珠細看，吃了一驚，暗想這幾個，就是我夢中所見之人。內中一個年最少的垂髫仙女，手裡執著一朵蘭花，眼波若活，嬌韻欲流，同自己改妝時，一模一樣，雖不及我的丰韻，也覺嬌豔驚人。寶珠都看呆了，就連松筠、松勇也看得出來，大家詫異。

老道士笑道：「花史只管賞鑒他什麼？他這朵蘭花，依然在手呢！這是山人十八年前畫出圖像來，請名手塑的，至今底稿尚存，花史既然愛他，不妨相贈。」寶珠一發相信他是個神仙，無心遊玩，又到茅屋裡來，問老道士後日的休咎。不知老道士說出什麼話來，且看下文分解。